

杜文涛·著

巴山深处

原下陳忠實



这儿有长满松树的太阳梁，生生不息的凉水井，还有花香四溢的耳枥山和水晶如镜、形弯如月的西窑梯田。这儿常年都是鲜亮亮的，鲜亮亮的，除了柔柔的山，青青的峰，就是仄仄的城，静静的河，真好，真好。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山深处/杜文涛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2
ISBN 978-7-5513-0214-2

I. ①巴… II. ①杜…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IV. ①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6353号

巴山深处

作 者: 杜文涛

责任编辑: 党晓斌 程 明

封面设计: 哲 峰

版式设计: 文 化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康文化印务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513-0214-2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25000

目录

第一辑 家乡随笔	1
第二辑 旅途小品	47
第三辑 阅读手记	69
第四辑 诗苑小撷	101
第五辑 友情之誉	109

第一辑 家乡随笔

生存的观念是扩大的宇宙观，文明与生活的高品位，需要我们关怀身外的一切物种。一滴水，一棵草，一个昆虫，她们都应该映入在个人的情感观照里，性情所致中。仁人爱物，大自然需要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提升的柔软的心灵，一如与我们为一体的锦绣河山。

早春的一天，我出岚皋县城往西，从大北河溯上，来到了一个名叫后小河的村子，采访一位种药材致了富而被群众选为县政协委员的专业户。

村名谓小，村子果然也不大。从大北河的一个分支处走进，三三两两地座落着十几栋村舍，这就是后小河村了。

走进村子，蜿蜒的后小河全收进了眼帘。从河水里漫漫泛起的一缕缕白雾，延伸成了一条气势壮观、景象难得的画面。河身扭南摆北，顺眼望去，活像神话里传说的那腾飞的白龙。

小河，有着山里人家质朴、倔强、勤劳的性格，默默地，常年不停地流，悄悄地，不知疲倦地淌；用一腔坚韧的热血，刷洗山间，滋润两岸。

几百年前，这里原本没有人家，是一对从湖北逃荒来的夫妇，在这里落了脚，以后这里才升起了炊烟。天长日久，花开花落，这里的炊烟慢慢地多了起来，热闹了起来。小河水也越流越大，越来越清了。

村里的人家依据山高好种药的优越地理条件，家家户户都把大把的劳力往药地里撒。一到秋收，药材出山，换回大把大把的钱币。

后，他们也学城里人买粮的样子，在集市上，手摸一摸，口嚼一嚼，最后买上他们高山不产的白米细面，乐悠悠地背回家。他们还放有羊，不过，放得多是“野”羊，一早放出去，傍晚羊儿自己就回栏。偶尔，也有羊丢了，那多半是被野兽吃了，村民们也不去找。到了冬天，有了闲空，他们宰上一条羊，放上一把当归、党参或者牛夕等滋补药，熬上一大锅，谁碰到就是谁的口福好，用不着客气，接过主人递过来的碗吃就是了。

小河水清清地流着。如画如诗的生活中，多么需要无数条这样的小河的汇合呀。

1982年2月3日于岚皋

后小河村

我所住的这个天井小院，呈长方形，两边各自由三间土木结构的小屋构成。整个房子低垂着头，耷拉着破落的身子。开始倾斜的房屋，屋脊和檐口还散散落地生着些小草……将自己的全部身体毫不遮掩地展现了出来。

天井院子呈倾斜的水池状，靠下方，因为天雨的顾盼，薄薄的长了层苔藓。随着雨水的季节，苔藓不时地扩大和缩小着绿色的领土。苔藓有着惩罚人的功能，谁去欺辱它，践踏它，那它便会轻移光顾者的脚步，使之滑翔、跌倒。很多为了走近道的人，都滑过这五体投地的旱冰。爬起来，揉着疼处，用自我开脱的语言和笑容向苔藓告别。

小院，就像一方屏幕，映着社会的一角。在仄矮的院子里，高跟鞋、披肩发、喇叭裤，青睐着低小的天地。社会文明发展的表现，将这古朴的院子，融化在了一起。

我们一群年轻的住客，在这古老的院子里支配着自己，有舞弄笔墨想当作家的，有复习文化课考招工的，有演算微积分渴望成为大学生的……我们不用察言观色，各自干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这属于自己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内。时不时的，我们也聚一聚，在笑

声和轻音乐声中将疲乏解除。

这真朴的院子虽小，却盛下了很多：我们坦然的志趣，纯朴的欢乐，像苔藓一样的直率，还有那不加粉饰的憎恨，印下了我们没有做作的现在，也雕塑着我们那没有矫饰，没有模式的将来。

1982年10月19日于岚皋

真率的天井小院

满地满坡的牡丹花，红的、黄的、白的、紫的、蓝的……色泽绚丽，五彩缤纷。蜜蜂在上面飞着，嗡着。一会儿钻进花蕊里，一会儿又落在花瓣上，将那花骨朵儿摇得微微直颤。

一对倩影正从丹皮药地中间的一条小路上走来，男的身背背包，女的手里提着一个网袋，看样子好像是女的送男的远行，不知是牡丹花映的，还是东山头升起来的红日衬的，也许还是由于别的什么缘故，他和她那充满青春

活力的脸颊上，都泛起了团团的红晕。

蜜蜂好像是怕打扰了他俩似的，轻轻地振着小小的翅膀，飞在他们身边，带着馥郁的芳菲，也听走了他俩的絮语……

“岚涛，你这一到中医学院也许就不会回来和我们种药了吧？”这是姑娘的声音。

“不！我会回来的，等毕业以后，我就回来。我离不开药场，特别是药场里的人，我还要回来和你们一起培育天麻菌种。再说这里的山好，水好，花更好。金花，你说，我能不回来吗？”

姑娘陷入了沉思，没有再说话。不知不觉他俩已走到药地边了。

“啊，这牡丹好香呀！”小伙子无话找话地首先打破了沉寂。

“哦，其实，不光是牡丹香，别的药花也都是很香的。”姑娘停下来轻柔地说。

“是的，我们这里的药花又香又多，牡丹、黄莲、天麻、牛夕、芍药、大黄、青木香、金银花……”小伙子说到这里不说了，抬眼望了望姑娘。

“是吗？”姑娘在一刹那间忽闪起了大眼睛，有点含羞地说：“可你最喜欢什么花呢？”

“我最喜欢……”小伙子说到这里又望了望姑娘，鼓了鼓勇气说：“我最喜欢金银花。”

姑娘的脸更红了，红得就像牡丹花。

“金花，我们这药场，早晨有波涛汹涌的岚雾，傍晚有红红的万道霞光。春天，多彩山花铺路；秋天，满坡药材芬芳……不知，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景色？”小伙子掂量着字眼。

姑娘仔细地听着，有点吃惊，但又好像是早有预料，抬起头来看了小伙子一眼，仿佛在寻找一种什么答案。小伙子把目光移开去看山顶上升起的岚雾。

“你倒是说呀！”小伙子催促着。

“我……”姑娘的小口张了张，又闭上了。

“你说呀，你究竟喜欢哪种景色呀？”小伙子急切地追问。

“你猜呗！”姑娘说着抬脚跑了，身后丢下一串银玲般的笑声。

小伙子一怔，随即正了正肩上的背包，随着笑声追去了……

几只小小的蜜蜂也随着小伙子身后带起的风飞去。这可爱的生灵，勤劳的天使，也许它们还想撵去听听这甜蜜的声音吧？

（原载 1983 年第 1 期《岚水》）

丹皮地边的絮语

甲子年三月初的一天，我们一行七人，骑车从县城出发，沿安岚公路往蜡烛山驰去。“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头天落了半夜的春雨，就像彩色的线，绣了大地，绣了山坡。路旁，麦苗经过春雨滋润正欲返青，黄中存翠。远山隐在雾气中，像涂了一层淡绿。春雨滋润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同来的人，都是第一次朝拜蜡烛山，不得不边走边问。正在我们打问之间，身后急火火撵来两位农家小姑娘。知道我们找不到路时，便自告奋勇为我们引路，说完竟先自抬脚走了，我们只好紧紧相跟。先是随着一段缓上的乡间小路进入一片乱石地段，继而开始爬上一条绕来盘去的山石小道。说话间，小姑娘要奔岔道了，经过一指点才离去。

翻过山包，两根直挺挺的形状似蜡烛的山峰拔地擎天，耸立在了眼前。两峰奇崛峥嵘，相依相伴，情同手足。“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两峰对视，仿佛两根凝着春晖的擎天柱直指蓝天。从两峰之间望过去，又像一个巨大的石门，骤然而开，将那巍峨的姿容和磊落的神韵重现在我们眼前。大自然总喜欢在最明媚、最清丽的地方显示她那扑朔迷离、玄虚缥缈的魅力。

在山包的低凹处，散落着几户农舍，真是“烟村四五家”呀！我仔细地看了看，发现房上都盖着纯一色的石板。每家门前都围着木栅栏。一头头懒洋洋的猪儿，有的拱着地皮，有的放倒身子晒着太阳。还不时听见声声猪叫、鸡鸣、犬吠。每家屋里都悬挂着一串串黄灿灿的包谷棒子。在一家院场里，堆满了木材，两个操着四川口音的木匠正在忙乎着。突然，一阵喧闹声从村子最远处传了过来，循着声音望去，原来那儿正在盖新房，几个小伙围在一起不知在抢着一件甚物，哄闹声中不时传来啪啪啪的扇墙声……这几年农村

着实有了生气。据传：这对蜡烛是玉皇大帝赐给砖坪厅(岚皋旧称)一清正知县的，愿他为官清正，明烛高照。我在想，现如今党的政策真胜过玉皇大帝的这对蜡烛呵……

走过村舍，随着一条斜上的小路我们来到了两峰相夹之中的峡谷。这是上山的必由之路。不难想象，当夏季到来时，这深谷里定会出现汹涌的山洪吧。

沿着弯弯曲曲、时陡时缓的岩壁，我们慢慢向上行进。谷底没有草，全都是些光洁灰黑的石子，可能是石头被洪水冲击翻滚得多破碎得也多的缘故吧。开始是碎石子，如豆、如枣，再上，石块愈大，如杏、如拳、如碗、如斗、如缸……光滑圆椭，没有棱角。再上，石块的棱角便逐渐显露出来了，最后全部肃然而立，似雀而长蹲不飞，像虎而长啸无声……栩栩如生，情态可掬。

巴山深处三月天，春风凉丝丝、甜润润的，拂在人脸上，煞是惬意。突然，一团粉红映入眼帘，是山桃花！我欣喜地拢近身旁，将鼻子轻轻挨在上面，深深地吸了一口。回眸四望，想找到这桃花的姐妹，我失望了，这早春的高山峡谷里，只有这唯一的一丛。我手抚着桃枝，忍不住折下一枝来。这一簇山桃，独独长在这幽深峡谷里，给我们的游兴平添了许多诗意。我突然悟出了：这不正是蜡烛山派出来的迎客信使吗？黄山有株“迎客松”，难道蜡烛山就不该有

株“迎客桃”吗？这粉嘟嘟的花骨朵儿，淡雅素静，令人羡慕不已。并不是我特别偏爱花草，但爱桃之心，千古亦然。王母娘娘在瑶池宴请群仙，不就是用的桃——蟠桃么。

蜡烛山，远看，以神秀呈姿，近观，则以险奇慑人。随着我们脚背在海拔线上的逐渐升高，山越来越险，越来越陡，路边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难走了。从深谷到峭壁，俯视足下，犬牙峻嶒的悬崖，无不使人心惊肉跳，仰望头顶，巨石荆棘倒挂，令人生畏。不得不紧贴山体轻移碎步，真担心头顶那石壁上衔着的巨石会坠落下来。小路又拐了个弯，像一个“？”摆在眼前，是问我们有决心踏破天险吗？

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岩石，岩石中间有一条狭长的缝，就像微微开启的嘴唇。嘴里，生长着一棵茶杯粗细的小树，我真担心，万一那岩石稍微把

嘴一抵，这树就会粉身碎骨的呀。然而，此树没有抱怨，没有悲叹，顽强地活着，并且是那样的挺直、葱郁。看得出，岩缝里只有一撮未被狂风劫掠净的薄土。命运已经注定它不会成为栋梁之材，不会去支撑一座大厦。但它并不因此而懊丧，它自信而顽强地生长着，从盛夏到隆冬，总那么绿茵茵的，为重峦叠翠，为大山添色。通过这株小树，使我想到了那些默默无闻，踏实工作的人，这不正是那些无名者的化身么！蜡烛山，你是意志的凝聚，你是力量的化身，你用峻峭的身骨综合了深沉而热烈的美，你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而隽永的。

随着小路往上盘旋，山林亦愈钻愈深。“古木无人逢，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此地虽说没有玉磬之声，但那幽泉与古树互见其妙，同样称绝。

太阳偏西，我们像壁虎一样，互相拉扯，好不容易才来到离顶峰不远的垭口……苍茫的群山，空濛的远峰，青一片，红一片。红似霞，青如黛。脚下的岚河，弯曲如蛇，绕山而过，腾挪在阳光之

下，闪着鱼鳞似的波纹。依河而行的安岚公路就像一条灰褐色的布带，缠绕在万山丛中。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就像小爬虫似的在蠕动。远望东方天边，苍茫的群山之中，只见白云托着三座山峰，这大概是岚皋县另一名山——笔架山的轮廓吧？

山垭口，是拍照的好地方。那神奇的树木，大小参差，别有风韵，不由得要频频按动快门。树干枝杈上，长满了两指厚的青苔。那立着的根根苔须，严密合缝地为树木套上了一身绒装。看那树冠和树形，舒缓着、佝偻着、挺拔着、娇媚着，雄深如华盖，玲珑似牙雕，精美绝顶的大自然，如此丰姿多彩的艺术之林，真无异于变化万端的音符。啊，蜡烛！在你面前我希冀里充满了不安，欢乐中包含着庄严——我似乎变得更圣洁、更刚健了些。

游伴中爱笑的小陈，不知从女伴那儿听到了什么，发出一阵银玲般的笑声，在这群山万壑间荡起了清越幽婉的回音，逗得小鸟忍不住啁啾啾鸣起来。像吹口弦、拉胡琴、奏芦笙、弄竹笛，细碎而惬意，清幽而醉人。真是山不动自有声，音无形自有情。

一个游伴碰了碰我，说到山顶吧，我凝神思索了下说：不，就此回转。游伴们感到不解。我说：世间有很多美的东西，不能一下子揣破其中奥妙，

就像这蜡烛山，奇险诱惑着人们，假若一览无

余，就不会对它再怀有追求之心了。要知道，追求之中的东西是最值得珍惜的。我们何不让蜡烛山永远留宿在我们心中，让想象去自由地翱翔呢？

游伴们点了点头，都认为我说得对。我忍不住最后望了一眼“蜡烛尖儿”。心想：让我也化为一滴小小的蜡油吧，融入蜡烛山的躯体内，永远地追求那一抹希望之光……

（原载 1984 年第 1 期《岚水》）

记散山烛蜡

登蜡烛山的同伴（中为作者）

作者 2010 年于蜡烛山下

我忘不了这小县城外的清冽冽的小溪，我儿时的伴侣——她，就长眠在这小溪旁的山坡上。

她就像小溪边一朵柔婉的山菊花，那样纯真清莹、洁白无瑕，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和她常来常往的，是我那扎着小辫儿比我小两岁的妹妹。

不久，我进城参加了工作。走的那天，她送来了把红色的小梳子，是要我常梳我那刚刚蓄起的长发吗？我送她了一支绿色的圆珠笔。分手时，她留给了我一个纯真的笑，一个时时掀起我心海涟漪的记忆！

不知哪天，她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她变了，变得那样羞怯，消去了稚气；又是那样苗条……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来到了城外这小溪边练嗓，惊动了岩石背后背课文的一位少女，她不满地站了起来，她就是那把小红梳子的主人。她没有说什么，抬脚想走，我迎了上去，劝她留下我让开，她只是脸更红了，直到了脖根，紧闭着嘴，绕开我走了。

我们一次次见面，她一次次避开。见面时，她带着一脸的慌乱……

终于有一天，我听说她有一位男朋友，是同一个小镇上的。

从那天起，我好像知事了许多，我怕再见到那个苗条的身姿，也不再从她上学的那条街上走。也怪，真的，我们好长时间也没再见。当我再度知道她的消息，她却住进了一片洁白的屋里。我想去看她，在窗外却见她床边挤

满了一群谈笑的学友。徘徊了几次，我终于没有进去……

她终于消逝了，永远地带去了她那碧玉般的纤姿。我没有和她去见最后一面，只是站在远远的地方，目送走了一队由众多花圈组成的队伍。

从那以后，我很想到这溪边来，但又怕到这里来，我怕再想起那苗条的身影，再回忆起那绯红的脸颊。而每次来时，我都久久地凝视那山坡，轻轻抚弄着清冽冽的小溪，好像看到了她那慌乱的脸色；每次，我都垂落一串感伤的泪……

（原载 1985 年 6 月 30 日《安康日报》）

清冽冽的小溪

岚皋旧县志记载着这样一件真实的故事：“孝妇杜氏，韩承蒴之妻。光绪四年姑疾，药弗效。惟思服猪肝汤。适因岁荒无屠宰者。氏于僻处焚香祷神，以利刃剖腹割肝烹调以进，姑食之疾乃瘳。光绪四年请旌，以格于例未允。通判徐公以酒肉米赏之”。光绪四年，也就是 1878 年，距今一百一十多年。

历史留下的这个故事，虽然有些离奇荒唐。但从一个侧面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人民生活极其贫困的状况。从这个故事里，可以想象到当时群众生活的悲惨情景。

旧县志在记叙这件事时没有记下这件事情发生的具体地方。岚皋县志办的同志对这件记叙也无证可考。

金秋送爽，桂花飘香的时节，笔者来到岚皋县洋溪乡采访时，一位七十多岁略懂些文墨的老人告诉我们，一百多年前发生的这件事就发生在洋溪河。我们无法考察这句话是否真实，但这件事情终归是真实发生过。

也许是因为这个故事和那位老人的话，笔者在洋溪乡采访时，对全乡的生猪喂养情况进行了了解。全乡养猪业比土地承包到户前都有较大发展，基本上达到人均一头猪的标准。养猪业发展较好的

是下台子村，全村人均养猪达到了一头半。尤其是近年来，在面向市场奔小康的热潮中，全村掀起了出售商品猪高潮，除了自家吃外，每家年出售商品猪都在两头以上。猪多肥多，肥多粮多，今年全村人均产粮七百公斤。一组村民罗德友，去年卖商品猪八头，收入近三千元。今年，他家生猪饲养

量又在十头以上。下台子村，成了岚皋县生猪专业基地村。

畜牧业的迅猛发展，带动了全村农村经济的全面增长。村里以畜牧业生产为依托，大力发展林特生产，全村建起了十华里长四千多亩的连片木本药材杜仲“绿色银行”，人均万株树，相当于人均存款万元钱。下台子村迈开了致富奔小康的步伐，跨入了全县的先进村行列。今年春，这个村被列为全县小康建设示范村，还获得了地区级文明村称号。村支书向守安还被推荐为陕西省人大代表。一百多年前，这洋溪河养不起猪，如今，这里的村民不但家家养猪，还利用养猪业更好地提高生活水平，推动经济全面发展。假若那位在封建礼教下受到了割肝之苦的妇女知道许多年后的这些变化，真不知有何感慨了。

历史留下了这个故事，则永远地成为历史了。

1987年9月20日写于岚皋

历史留下的故事

这里曾经热闹过，那是远古年代里，盘古开天时萦绕过的炸裂声；

这里曾经热闹过，那是洪荒世界里，先人们哼起的共鸣声；

这里曾经热闹过，那是枯黄的岁月里，这里挥动过大刀和红缨；

这里曾经热闹过，那是新中国到来的日子里，回响过追剿残敌的枪炮声；

今天，这里又热闹了，那是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建成开通的礼炮声，那是拥有两个频道的分贝声，那是福尔摩斯探案的骑座声，那是《西游记》里猴哥的嘻笑声……

热闹了，这里有了前所未闻的故事；有了有形和无形的思绪。

儿童说：城对面山上修了一座楼房。

老农说：房顶上安了一个大锅。

老干部说：这是岚皋的第一景。

懂行的人说：这是卫星电视地面无线接收站。

纵观岚皋的人说：那圆圆的天线，是一个句号，在岚皋的历史上，留下了全新的一页。

这是一个古堡。这儿曾经流过血，当年的马刀还在吗？威凛的子弹壳又在哪里？难道都跟着历史的步伐走远了？在这破败的城墙上，还留有星星点点的痕迹吧……

今天的欢笑是过去的展望。记忆中的艰难，创造了早春的今天。寨墙，图像，在这里书写着历史和未来。

笑声，顺着岚河流了下来；

笑声，沿着安岚公路钻了进来；

笑声，从阳光下反映出银辉的县城里飘出；

笑声，从房舍交错的城郭里传出。

笑声像一泓温润的泉水，从历史的高处流到了今天！

这儿是一个浓缩的天地，这儿色彩斑斓，这儿高深莫测。

这儿只能悄声地走动，小心地观看。间或，布满空间的台台荧屏，眨动着眼睛，闪忽的仪表，晃动的指针。这莫不是科学宝殿里特有的风韵？

一台台荧屏里，吐露出一幅长长的立体剖面图。多层面的，多

色彩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红、白，深色的，浅色的，像抽象派的画，也像现代迪斯科的舞姿！

人类从无知走到有知，而未知依然是无限。我在这儿打望，面对着身边的工程技术人员们，不由地产生一片敬意。只有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解释，这幅彩色立体画卷里的世界。

这儿是静谧的，明朗的，和谐的。

这儿在报道人类未知的世界，这儿在徐徐揭开宇宙的面纱。这儿是智能的王国，这儿是信息的乐园。

耳杓山，你有庄严的思索，质朴的圣洁，温存着永恒的坚贞，虔诚地恪守心灵的盛夏，用力、用美、用生命，在风和阳光里交叉。

山顶上，刚抹上一缕缕的晚霞，辐射的讯号，便将县城精灵了几分。沉寂多少年了，扩展的电波，融化在了古老的寨堡。

天黑了，夕阳滑下了山脊。星斗钻出了温室，同时也钻出一颗最亮的长庚星。这颗星离天空最低，离耳杓山最近，在天与地的分界处，在电视接收天线的塔尖上，用梦幻的主旋律，孕育着又一缕玫瑰红的朝阳。

1989年2月1日写于岚皋

写在耳枥山上

——为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建成开通而作

今日耳枥山

热爱生活的人一定会爱自己的家乡的。

我的家乡在连绵起伏的陕南群山里。川、陕、鄂三省地带相交于她，巍峨的大巴山环抱着她，奔驰的汉江水滋润着她，勤劳的汉回各族人民建设着她。它就像巴山上那初绽的杜鹃花，一天比一天美丽。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长着的最大方的便是如绣如锦的花——粉嘟嘟的荞麦花，香喷喷的八月桂，黄灿灿的金菊，绛红色的迎春，几里外就让人醉的七里香……就连山民们的柴担上也缀满了白的、殷的杜鹃花。开不败的花，使家乡永远回荡着酣畅的气息，染抹着七色的大地。

清明茶是上乘饮品。每年“泉涓涓而始流”的时候，便该姑娘们大显身手了。纤巧的双手在茶苑上飞舞，画眉鸟般的歌喉倾吐着她们的欢心。

生漆，是家乡的骄傲，就因这，它竟夺得了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一街之名。割漆是辛苦的，也是浪漫的，宿窝棚，餐野味，似飞鹿展蹄，如长猿伸臂，穿梭于漆林里，攀援在枝杈间。付出咸味的汗水，收获到白的琼浆。

“不是春光胜似春光”。此时，我的家乡正沸腾着。庄稼打完了，药材收回了。喜悦在小调上寄托，欢快随脚步荡漾。人们舒心地走进村舍里，喝自酿的玉米酒，吃天麻或当归炖的鹿子肉。醇香的民情薰得人醉！

家乡这块土地虽然有些原始，但却是我千万缕思绪萦绕的地方，为生活增添着绚丽的色彩。记得有位作家这样说过：“只有热爱自己故乡的人，才能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整个生活”。

我热爱生活，我也热爱着我的家乡。

1989年10月23日写于西安

家乡风情

今年暑假，我是在巴山深处的陕南度过的。那里有高耸的山，清澈的溪。

更美的还有山伟水洁般的……

那是我要离开外婆家的前一天。外婆家门前的小溪沟里，常有一种“媳妇儿担水去”的鸟叫声。外婆说那是古时候一个刁婆婆死后变的，山民们叫它“媳妇鸟”。鸟儿不大，但叫声却响亮悠长。我几次走近想把鸟声录下来，但那胆小的鸟儿都不愿与我配合，远远飞去。

那天中午，我避开外婆，悄悄地带了手携式录音机，溯着小溪走去，寻找着“媳妇鸟”的踪影。“木欣欣已向荣”，信步在花木浓郁的溪边林间小道上，我的思绪也变得和林中的空气一样湿润了，步履也和小溪一样酣畅了。

当我终于听到了“媳妇担水去”的鸟叫声时，那已是一个远离外婆家的地方。那里山更深了，溪更小了。我轻步走向媳妇鸟叫声的树下，打开了录音机，静等着小鸟的再次啼叫。几只鸟似乎太疲乏了，稀稀落落地几声后便金口难开了。时间静静地逝去，一阵树枝的颤动声，那几只鸟叫着飞起，从我眼帘里隐去了。

我放下酸困的托着录音机的双臂按回按键。一阵阵枯枝旧叶被

踩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过头去，一位十三四岁的腰挎挎篮，手提羊角锄的小男孩走了过来。我顿悟了，是他莽撞的脚步惊走了那灵敏的媳妇鸟。他走了过来，问询的目光停在了我身上。全部的恼恨从我眼神向他射去，他想说什么，终又闭上了嘴。他的眼神从我脸上转到了地上的录音机上，少顷，他似乎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不快，轻步走了。

“媳妇担水去”、“媳妇担水去”，悠长清朗的媳妇鸟叫声，骤然间在耳边响起。我惊讶地回过头，那少年站在不远的地方，叫声正从他口里逼真地传出。鸟声回旋着，越来越亮，越来越密，几十只循声而来的媳妇鸟落在了头顶的树枝上，不绝地鸣叫着。容不得多想，我忙按下录音键，再回过头来看那男孩时，他已转过身悄悄地往小溪上游走去了。

鸟声还在竞技欢唱着，我又换上了一盒磁带。当我满意地提着录音机，离开那棵大树，用道歉而感谢的目光搜寻那位少年时，却没见到他。

循着来路我往外婆家走去。山里的天气是多变的，未闻到雷声，便先觉得雨珠淋头了。抱着怕雨淋的录音机，我躲进路边凹进的石崖下。这时，我才发现换下来的那盘磁带被随手放在树下忘带走了。回去取吧，雨已下这么久，被雨淋过的磁带还能听到什么声响？算了吧，我看了看机盒里的另一盘

磁带。

雨还在下着。透过雨帘，一个人影急匆匆地走近了，看清了，那便是那位少年。他走进我躲雨的石崖，把一包用芭蕉叶包着的東西塞给我说道：“你那是录音机，我知道，老师说磁带见不得水”。

我散开芭蕉叶，躺在里面的正是我的那盒磁带。我抬起眼——他已走进雨雾深处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甚至还没看清他的面容。

我终于录到了自然中的美丽的声音，可还有一种是我录音机无法录到的深深萦绕在我心中的声音。

我离开了巴山深处的陕南，带回了一叶芭蕉。当我把那盒磁带放给我的朋友们听时，他们齐声赞到：呵，真美！我告诉他们：是的，真美，可还有比这更美的……

（原载 1990 年 10 月 2 日《陕南文学报》）

巴山深处

在平缓的峡谷里蜿蜒延伸，在陡峭的山坡上盘旋上升……

花丛林间，你这么温顺，蛇一样轻轻滑过，避开一树丝棉，躲开一簇赤箭。

山石绝壁，你又那么勇敢，像闪亮的剑，劈开万丈悬崖，刺开重嶂峦山。

你似有千般柔情，而又有万般果断。柔时，似光波在眼前流过；潮时，又有那激怒的拼搏……

呵！山乡的小路，你是柔美的凝聚，力量的化身，人生的开拓，生命的延伸。

小藤

昂着头，挺着胸，像一名勇敢的登山者，攀上了那陡峭的绝壁。然而，它是这么的渺小，细得像一缕袅袅的轻烟，小得如一片秋叶就能覆遮。可它相信自己的力量，坚信自己的未来。

当那饱含希望之色的头在崖顶上露出，湛蓝的天就把它搂入了怀抱，于

是，它看到了一个蓝绿色的世界，发现自己也是这世界中的一缀。

春雨

原野，淅淅沥沥……

窗外，滴滴答答……

春雨在下，在闹，在唱，在笑……

细细的，柔柔的，多像缠绵的絮语。

哦，我知道了，原来是天上的织女在向地上的牛郎倾诉怀恋，在将想念之情一一数点。

1991年5月20日写于西安

山乡小路（外二首）

四面皆山，重重叠叠全是山，在山的皱纹里，镶嵌着个村庄。村庄很古了，老人们说，宋时杨六郎西征时路过这里，一个掉队的士兵走不动了，在这里安了家，从此这里有了人烟。

山上全是树，行行路路一排排的橘子树。树是绿的，山是绿的，空气是绿的，绿得渗得出水来。护林子的老人说，这叫密植橘园，连片有两千多亩，是去年“社教”时村里搞的绿色企业。

我们从林子里的小路漫步而上着，走不多远，迎面飘来一阵酥润的雨丝，似淡淡的雾，缓缓地浮动，融和着橘林的恬淡，沁人肺腑，也润湿了满目的绿色，空翠湿人衣，滋润的人心醉。

同行的小张说：“斜风细雨不须归呀，这雨把满山的情愫浇进了我们不逝的记忆，这满目浓艳的小树，咋很少有大树？以前这不栽橘子树吗？”“栽呀，可栽得不多”。护林人说：“土地到户后，村里一些人都埋头搞自家的致富，栽魔芋养蚕呀，也栽橘子树。不过这集体机却不大有管，私人有存上万元的，可集体却穷得叮当响。去年咱这搞‘社教’，工作组赵同志说我们这是个空壳村，要搞双层经营，也要给集体找点财路。领着我们全村人搞了一个春天，硬是叫这荒山变成了一棵棵的摇钱树”。老人停了一下，又说，“这政策

好呀，党常给咱操着心呢……”说着划着火柴点燃手中一根“黑棒锤”，深吸一口后又慢慢地说着，“这雨美着咧，春雨贵如油呀。”